



圖一 宋 繡絲《鸚鵡》《鏤繪集錦》第二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《鏤繪集錦》

談宋代繡絲花鳥與花鳥畫

童文娥

典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宋代繡絲作品，約有七十餘組件，佔故宮繡絲作品的三分之一強，題材豐富，有山水、人物、花卉、翎毛、佛像等等，還有南宋沈子蕃、朱克柔等名家作品。這些作品，不管是軸是冊，繡工精細，配色層次細膩自然，其中以《鏤繪集錦》冊最具代表性。

鏤繪集錦

《鏤繪集錦》共有十一幅，可說是宋代繡絲花鳥作品的集大成，皆是繡織精工細密，技巧穩健多變，配色極為細膩自然，精彩絕倫的作品。《鏤繪集錦》除了鋪殿花形式的《花間行龍》（第一幅）與山水人物花卉的《仙山樓閣》（第五幅）外（註一），第

二幅《宋繡絲鸚鵡》（圖一）、第六幅《宋繡絲朱克柔紅蓼鸚鵡》（圖見頁四十一）、第八幅《宋繡絲花鳥》（圖二）、第十幅《宋繡絲桃花畫眉》（圖見頁四十二）皆有「朱克柔印」一方，是南宋繡織名家朱克柔的作品；第四幅《宋繡絲菊花》（圖三）及第九幅《宋繡絲鳴》（圖四）是宋代折枝花

卉與寫生小品；第三幅《宋繡絲八哥桃花》（圖五）、第七幅《宋繡絲山果寒禽》（圖見頁三十三）、第十一幅《宋繡絲桃花雙鳥》（圖六）則屬宋代寫意花鳥形式。這些作品，不管內容、構圖或設色等表現手法均與宋代繪畫作品關係密切，在故宮的繡絲藏品中更是絕無僅有，是宋代繡絲藝術

的極致表現。

《鏤繪集錦》中朱克柔的作品

朱克柔是南宋高宗（一一二七—一一六二在位）時的繡絲名家，自幼學習繪畫與繡絲，以女紅聞名於世，明代文從簡（一五七四—一六八四）

稱她的作品：「古澹清雅，有勝國諸名家風韻，洗去脂粉，至其運絲如運筆，是絕技，非今人所得夢見也，宜寶之。」（註二）近人朱啓鈞（一八七二—一九六四）對她的繡絲作品更是推崇備至：「人物樹石花鳥，精巧疑

鬼工，品價高一時。」（註三）由於她的繡絲創作不只技術精，更結合繪畫才能，發揮繡絲與繪畫兩者的優點，使繡絲藝術的感染力，達到淋漓盡致的境地，為了表現色彩暈染的豐富層次，創造出一種長短參差不同線條的「長短戛」法，被稱為「朱繡法」，對繡絲技術的提升影響極大，作品更成為當時官僚文人爭相搶購之物。朱克柔的作品極為稀少珍貴，上海博物館有《宋繡絲蓮塘乳鴨圖》，遼寧省博物館有《宋繡絲山茶》、《宋繡絲牡丹》，皆繡工精細，形神生動。

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四件朱克柔作品，均收錄於《鏤繪集錦》冊中，分別為：《宋繡絲鸚鵡》、《宋繡絲朱克柔紅蓼鸚鵡》、《宋繡絲花鳥》與《宋繡絲桃花畫眉》，內容為花卉翎毛，繡織精密工整，構圖、設色沈靜寫實，最受研究者關注與推崇。

從織法的緊密勻整及繡工的技巧來看，《宋繡絲鸚鵡》與《宋繡絲紅蓼鸚鵡》最精細，技法最多變，主要以齊繡法為之，即在本色經線上繪圖樣，運用色彩粗繡進行平紋穿經，在



圖四 宋 緯絲〈鴨〉《鏤繪集錦》第九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緯絲鵲鴿〉、第六幅〈鵲鴿紅蓼〉相似。緯織及設色皆細膩，此三幅皆為朱克柔作品無疑。

〈宋緯絲桃花畫眉〉藍地設色織畫眉一隻站在桃花枝上，桃花盛開爭艷，花朵、花葉寫實精工，花形飽滿。畫眉抬頭凝視天空，姿態輕巧，精確地捕捉畫眉鳥的特徵和靈動的神態。幅上織有篆文「朱克柔印」一方，然從印文的結構與章法來看，與前三幅結字的上下、左右佈局並不相同。

這四件作品，緯工精美，造形寫實富立體感，設色細膩，將羽毛的絲理與層次的處理得絲絲入扣，與〈宋黃筌蘋婆山鳥〉（圖八）、〈宋人桑枝黃鳥〉等宋代花鳥冊頁作品的禽鳥樣貌、神態皆難分軒輊，在動植物之間的互動上，尤其緊張氣氛醞釀、營造上，近似〈宋崔愨杞實鵲鴿〉（圖九）中鵲鴿啄食螻蛄的危險張力，得宋代冊頁花鳥畫的畫意，一改工匠習氣，變化自如，代表「朱緯」的卓越成就。

宋代冊頁中除典型精緻院體畫風，另有以粗筆寫意作品，用筆放逸，幾筆間就能將翎毛輕巧姿態、枝葉蒼勁穩健表現出來，具寫意趣味，在《鏤繪集錦》冊中亦有幾件為寫意作品代表，其中又〈宋緯絲八哥桃花〉為翹楚素地設色織八哥一隻，攀立在桃花枝上，側頭凝視著飛舞的蜜蜂，刻畫八哥敏銳的目光，及獵食前的姿態與習性。此幅設色雅淡，織線疏密出入甚大，有些部份相當緊實，如花苞、綠葉織紋細密；有些部分則十分鬆散，如枝幹與八哥織紋疏鬆散亂，表現不同的質感與量感。另外，八哥腹部、頸部及桃枝皆有磨損，並以色補染堆疊在已斷裂的絲線上，應是裱修時裱工後加，卻不掩其技術的精巧，尤其以「攢」法、「摻和餞」法仔細緯織出天然的設色層次，將葉子的翻轉與橢圓形花苞的生長樣貌，表現得生動自然。構圖極為簡單，但織工卻能得畫意，八哥全身藍黑色中閃著金屬的光澤，嘴呈淡乳黃色，腳橙黃色，上喙基部豎起的鼻冠羽，呈



圖三 宋 緯絲〈菊花〉《鏤繪集錦》第四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宋 緯絲〈花鳥〉《鏤繪集錦》第八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分段分區上進行平行整齊的緯織，色緯與色緯之間形成明顯的縱向紋路，尤其在實體顯微鏡的照相之下，這些紋路清楚明瞭、結構細密（圖七）。

〈宋緯絲鵲鴿〉淺褐色地設色織，鵲鴿一隻，站於河流中心的石塊上，注視著水中，一隻小蝦子夾在石縫中，眼見著已成爲鵲鴿盤中餵，天空兩隻蝴蝶飛舞，生動自然，極富野趣。在色彩層次的表現上，利用「長短餞」織梭的伸展，使不同色系緯線相互穿插，產生暈色效果，將鵲鴿多層次的羽色，或是蝦子腹部透明的亮度，表現得淋漓盡致，爲了呈現河水光影顏色的變化，大量運用了二種不同色線配織，豐富了底色的層次，具宋畫精緻典雅的氣息。

〈宋緯絲朱克柔紅蓼鵲鴿〉淺褐色地設色織，鵲鴿攀立在紅蓼莖上，側著頭俯視水中的游蝦。此幅織工精細，將各種物象，描寫得十分精確而深刻，如紅蓼因鵲鴿的重量，微微彎曲，彷彿正上下搖晃著，而鳥兒輕巧的姿態，專注的神情，對比游蝦渾然不知危險的神態，生趣盎然。在色彩

運用上，以「摻和餞」法的和色方法，將色彩由深到淺的過渡，刻畫得十分靈活自然，爲了掌握更豐富的層次暈染，還加上墨色或其他顏料，如紅蓼枯黃的葉子以紅、藍等色暈染點綴，表現秋天的蕭瑟，在細微處以墨筆加染強調羽色的光澤生動。

〈宋緯絲花鳥〉淺褐色緯織山鳥攀附在芍藥枝上，正以蓄勢待發動的姿態，凝視著葉脈間的小昆蟲，將動物界的食物鍊的關係，鋪陳到最具張力的一面。此幅刻織精密，技法多樣，有用「木梳餞」及「包心餞」織出花瓣與鳥羽等部分的配色，呈現細膩的暈染效果，山鳥造型獨特，以腹部的角度示人，其腹部羽毛絲理交錯運用，餞色技巧出色，線條圓潤細勁。設色典雅亮麗，綠色、紅色爲主，深綠、淡綠、粉紅配色得宜，但由於日久，使花朵的原來的顏色有褪色現象，卻更顯清雅秀麗；枝杈以墨加筆皴染，寫實自然。幅上織有篆文「朱克柔印」一方，其印文的結構及章法，筆劃較平均、整齊，結構亦較對稱，與《鏤繪集錦冊》第二幅〈宋

寫意花鳥作品



圖六 宋 繡絲〈桃花雙鳥〉《繡繪集錦》第十一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 宋 繡絲〈鸚鵡〉實體顯微鏡照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清雅，以藍色、白色及褐色為主，運用藍色、淡藍色、月白、米白、深褐色、淺褐色等漸層色系，層次分明，並以朱膘顏料點染的鴨嘴，眼圈墨筆

添加，強調小水鴨憨厚的神態表現得栩栩如生。此幅織紋鬆緊不勻，但繡織技巧尚佳，如為了表現不同部位的羽色，利用大小不一的梭子繡織，因

而有所變化，在表現水面柔軟流暢的波紋，以「攢」法排比出既具流暢的彎曲線條，並且利用淺綠與米白色表現色階的變化。另外，水鴨羽色分色

輪狀圖案，將鳥類的特徵刻畫得十分傳神，花朵結構具圖案化，卻饒富生意，與宋代寫意作品，如〈宋崔懋杞實鶴鶉〉中以墨直接點畫的技法相同，得宋代冊頁花鳥畫意。

〈宋繡絲山果寒禽〉的用色最具特色，藍地設色織，一株拖枝倒垂的果樹，結實纍纍，樹葉繁密，石榴金

折枝、寫生小品
折枝花卉早在唐宋就已盛行，所謂折枝，畫的不是全株的花卉，只截取部分花枝，卻在畫面中充滿著空間與想像的延伸，就是畫有盡而意無窮，〈宋繡絲菊花〉是繡絲折枝作品的代表。此幅淺褐色設色織，折枝菊花一枝，菊花是由很多花瓣組成一頭狀花序，兩朵複瓣花卉差參相伴，花形碩大，姿態優美。菊花自古便受人讚賞，以陶淵明最具代表性，有「壽客」、「金英」和「黃華」等別名，是高風亮節、清雅潔身的象徵。此幅織法勻整，變化自如，運梭如運筆，以「勾」法清楚地將菊花繁複的花瓣輪廓及鋸齒狀的葉緣勾出，並用墨色加強輪廓，花朵造形飽滿，花片層次豐富，用色柔和淡雅，襯托出菊花高雅氣質，極得宋代折枝花卉畫意。



圖五 宋 繡絲〈八哥桃花〉《繡繪集錦》第三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黃香甜垂涎欲滴，一隻麻雀佇立在枝頭上，生趣盎然。本幅色彩運用為藍與金黃相互搭配，對比強烈，燦爛耀眼，十分醒目。織工並不注重寫實，如果實的造型橢圓，果皮裂紋如蜂巢狀，金黃果實內藏有許多帶菱角的種子，為石榴無疑，石榴有多子象徵，是一種為祝賀生子的吉祥瓜果。

此幅繡工穩健緊密，技巧純熟，經緯線的位置亦互換，經線橫置，緯線則為縱向。在顏色層次的掌握上，靈活多變，用小梭繡織，並利用「摻和戧」的暈染配色法，表現細膩的深淺層次變化。在麻雀的嘴喙處及眼圈，還以石青點染，倍覺精神，構圖簡練，配色獨幟風格，極富生趣。

〈宋繡絲桃花雙鳥〉藍地刻織雙

鳥棲息依偎在桃花枝上，有學者從此幅構圖與繡織的技巧，認為應為朱克柔作品，然此幅除清宮鈐印外，並無其他印章，雙鳥的造型較為圖案化，絲線鬆緊不一，與前四幅亦有差別，然構圖、氣氛營造與宋馬麟〈暮雪寒禽〉(圖十)近似，可說是摹刻書畫的代表。

〈宋繡絲鴨〉深褐色設色織。此

幅構圖簡單，背景空白，只以淡綠色的水紋，表現河水。一隻小水鴨張著嘴，伸長了脖子，挺直胸膛，在水面上輕快地游著，悠然自得。色彩簡淡

不管在描寫動、植物的姿態，或是動、植物之間的戲劇性氣氛的營造，都寫實自然，極富新意，從畫面中似可聽到蟲鳴鳥叫，也能聞到芬芳的花香。然繡工運梭不比運筆，無法變化自如，如何得粉本之精神，端看繡工的技术與藝術修養。《鏤繪集錦》冊，構圖簡潔，景物集中於一方或半邊，畫風寫實，翎毛、花果繡織精工細膩，造型皆栩栩如生，屬南宋畫院

花鳥冊頁的典型，藝術性極高，足可代表宋代繡絲藝術特色及卓越成就，其中又以朱克柔的藝術成就最受推崇，在故宮所藏的四件作品，皆能呈現朱克柔繡絲技巧的精湛與熟練，及繪畫藝術的造詣與領悟，不論是構圖意境、設色的濃淡暈染，或是造形神態，已臻於妙境，成就空前，備受學者肯定，與宋代寫生作品實無二致，至於其他不管是寫意，或具折枝花形

簡單，輪廓部分以「勾」法仔細繡織，在較大的鋸齒空隙，並運用「搭梭」法將空隙填補，技巧樸拙穩健，別具特色。此幅構圖與《宋人乳鴨》

（圖十一）相似，皆以特寫鏡頭，精細描寫動物寫實的外形與神彩，傳達宋代寫生精神。

小結

宋代繡絲織工，以當代名家寫實生動的繪畫作品作為畫稿，宋代的花鳥畫都是深入觀察自然景物的呈現，



圖九 宋 崔愨《杞實鸚鵡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八 宋 黃筌《蘋婆山鳥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一 宋人《乳鴨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 宋 馬麟《暮雪寒禽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註釋：

1. 詳見《故宮文物月刊》三〇〇期。
2. 《石渠寶笈初編》下冊，頁一七〇五。
3. 朱啓鈞，《存素堂絲繡錄》，民初木刻本第十八頁。

作者任職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